

兒女英雄傳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三十七回

誌過銘嫌隙成佳話

合歡酒婢子代夫人

上回書交代到安公子及第榮歸作了這部評話的第四番結束這段文章自然還該有個不盡餘波却說他這拜過父母便去拜見舅母金玉姊妹也一同過去三個將進院門早見舅太太在屋門口兒等着見他們來了笑道這可說得是個新費了連跟班兒的都換了新的了說着公子進門便讓舅母坐下受禮舅太太說我不叫你磕這個頭大概你也未必肯就磕罷公子一面跪下他一面拉住公子的手說道快快兒的升早些兒換紅頂兒不但你們

老爺太太越發喜歡了連我這乾丈母娘可也就更樂了  
公子被舅母緊拉着一隻手說個不了只得一手着地答  
應着行了禮起來舅太太便讓他摘帽子脫褂子又叫人  
給倒茶公子說我不喝茶了這時候怎麼得喝點兒甚麼  
涼的纔好呢舅太太道有我這裡有給你煮下的菘豆我  
自己包了幾個饅子正要給你送過去呢說着便叫老藍  
就端來大爺這裡吃罷老藍答應一聲便端了一盤涼菜  
豆一碟饅子又見那個丫頭原名素馨改名綠香的從屋  
裡端出一碟兒玫瑰滷子一碟兒冰花糖來都放在公子  
面前公子一面吃着舅太太又說吃完了再把臉擦擦就

涼快了公子一時吃完擦了臉重新打扮起來舅太太道我這裡還給你留着個頑意兒呢不值得給你送去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綠香從屋裡一件件的拿出來一件是個提梁匣兒套着個玻璃罩兒又套着個錦囊打開一看裡頭原來是一座娃娃臉兒一般的整珊瑚頂子配着個碧綠的翡翠翎管兒舅太太道這兩件東西你此時雖戴不着將來總要戴的取個吉祥兒罷金玉姊妹兩個都不會趕上兒遊舅公的便道這准還是舅舅個念信兒呢舅太太道噯你那舅舅何曾戴着個紅頂兒啣當了個難的乾清門轎好容易升了個等兒說這可就離得梅楞章京

快丁誰知他從那麼一升就升到那頭兒去了這還是四  
年上纔有旨意定出官員的頂戴來那年我們太爺在廣  
東時候得的張姑娘道敢是老年官員都沒頂兒嗎這我  
可又知道了個古記兒何小姐道不然爲甚麼帽子要分  
個紅裡兒藍裡兒呢說着公子又看那匣兒是盤百八羅  
漢的桃核兒數珠兒雕的十分精巧那背墜佛頭記念也  
配得鮮明公子倒覺狠愛便道這盤輕巧我就換上他罷  
舅太太益發歡喜就盤腿坐在那裡叫過他去又叫他低  
了頭親自給他換上何小姐早把那個匣子打開却是  
一分綉好了的薰帶荷包手巾舅太太道你們倆瞧瞧這還

是我二十年頭裡的活計如今再叫我照這麼個模樣兒  
做一分我可做不上來了何小姐道活計是不用講了難  
爲娘怎麼收來着竟還好兒的呢因合公子說道也換  
上罷說着不由分說便給他換上公子這纔戴上帽子謝  
了舅母親自拿着那個匣兒去回父母舅太太又合他說  
道回來我同你丈母娘請姑老爺姑太太還請你們作陪  
呢公子一面答應便過來把方纔得的東西都請父母看  
過安老夫妻自是歡喜便催着他過後邊去安太太道我  
叫人把那個角門兒給你們開開了倆媳婦兒都跟過去  
一個也該到自已祠堂裡磕個頭一個也該見見自家的

父母別只顧替們家裡熱鬧叫人家養女孩兒的，看着寒  
心。二人答應着帶上一羣了頭女人，又保駕的似的跟了  
去。不一時到了何公祠，戴勸來官兒合一班家人早在那  
裡伺候。公子告過祭，何小姐纔上前磕頭。張姑娘在姐姐  
跟前是斷不落這個過節兒的。此刻有個不隨着磕頭的  
嗎？二人一同拜罷起來，撤去祭筵，關好門戶，便到何小姐  
當日住過半天兒的那個禪堂去坐。只見華嫵嫵從他家  
裡提了一壺開水，懷裡又抱着個滷盞，那隻手還搯着一  
格茶盃，茶盤兒進來。公子道：「你就叫你媳婦兒幫幫不好  
嗎？爲甚麼要累得這麼阿哥的嫵嫵，成累的娘模樣兒。」

呢他道可不是叫媳婦兒張羅來着嗎偏偏兒的這麼個當兒芒種兒又醒了賴在他媽身上只不下來我嫌他們那孩子爪子的累贅還沒我自己幹着爽利呢說着便忙着給爺奶奶倒茶你道這芒種兒又是誰前回書交代過的何小姐過門的時節那隨緣兒媳婦正是將近三個月的雙身子所以不會進得新房屈指算到上年的芒種前後可不止該養了轉眼今年又是芒種那孩子恰好週歲兒敢是也懂得賴在他媽身上不下來了話休絮煩一時倒上茶水張姑娘道茶不茶的倒不要緊你們誰快給我袋烟吃罷說着早見柳條兒裝過煙來何小姐道喝他們



口茶給爹媽磕頭去罷這一袋烟又得半天說着站起便去接他的烟袋教姑娘笑道好姐姐等我再吃兩口一面把烟袋遞給柳條兒一面還回過頭來就他手裡抽了兩口三個人纔一同過張老那邊去到了門首他老兩口兒早迎出來原來張老因人少房多只佔了三間正房六間廂房那正房裡當中供佛一間住人一間座客當下公子夫妻進去見堂屋裡佛爺桌兒上換了簇新的黃布桌圍掉兒上的錫燭五供兒擦得鏡亮佛前點着日夜不斷的萬年海燈佛龕兩旁一邊兒還立着一根乾稻草講究說這是怕屋裡有個不潔淨遮佛爺的眼目的佛掉兒前早

鋪下了個蒲墊兒老兩口兒走到那蒲墊兒跟前就站住  
等着姑爺行禮你道這是個甚麼儀注原來小戶人家凡  
遇着大典禮不大肯坐下受人的頭總是叫他朝着家堂  
佛位便是家裡有個孩子從散學裡下了學也得朝着佛  
爺作那個揖這是比戶皆然却爲禮經所不載更兼安公  
子中舉的時候是在上屋給岳父母行的禮此時如何想  
得到這個規矩及至聽他岳丈說了句姑爺來到就是別  
行禮罷他纔知是該朝佛爺磕的便在那蒲墊兒上先給  
泰山磕了三個頭張老也說了幾句老實吉利話兒又說  
這也不枉你爺兒倆他姐兒倆受那場苦哇這都是佛天

菩薩的保佑啊公子起來又給秦水碓頭俗語說的換金似金換玉似玉今番親家太太的談吐就與往日大不相同了只聽他說到姑爺多禮姑爺請起這可實然的難爲你也不枉你家一場辛苦吃到底也不枉我家行下的秋風望下的雨也不枉僭兩家子這一架一娶往後來我兩口兒還愁甚麼年少柴來月少米可是人家說的老天隔不了一層紙等明兒他姐兒倆再生上一個一男半女那纔是重重見喜誰也說不的這那是人情天理不想他一朝作了官親福至心靈這幾句官話兒倒誤打誤撞的說了個合折押韻却說張老讓他三個坐下便高聲叫道大舅

媽拿開壺來，那個僮嫂聽得公子來了，死也不敢出那櫃。廂房門連答應都怵着，答應答應一聲，只叫他那孩子送了水壺來，那個孩子也是發越不肯進屋子，只在屋門外叫姑爹你接進開壺去呀。原來那孩子極怕張姑娘，張姑娘便叫道：阿巧進來。他這纔越不答的蹭進來，一手提擄着水壺，那隻手還把個二拇指頭擱在嘴裡，刁着嘻嘻的越笑，遞過壺去。張太太又叫他給公子請安，白說了這他扭股兒糖似的，可再也不肯上前見咧。何小姐道：不用請安了，因指着公子問他：你只說這是誰罷？那孩子又搖搖頭，何小姐道：我呢？他倒認得說你，你也是姐。張姑娘道：那

麼問着你那是誰只搖頭兒不言語偏叫你說他這纔嗚  
嗚嗚的答道他是個老爺說着張老拗了茶匙接過水  
盞去就發脚跑了張老端過茶來公子連忙站起來要接  
見沒茶盤兒摸了摸那茶盞又滾燙只說你老人家叫他  
們倒罷及至晾了晾端起來要喝無奈那茶盞是個斗口  
兒的蓋着蓋兒再也喝不到嘴裡無法揭開蓋兒見那茶  
葉泡的崗尖的待好宣騰到盃外頭來了心想這一喝准  
鬧一嘴茶葉因閉着嘴嘔了一口不想這口稠咕啣的酸  
茶嘔在嘴裡比黃連汁子還苦攢着眉咽下去便於下盃  
倒辜負了主人一番敬客之意張老又給他姊妹送了茶

便從佛桌兒底下掏去一枝香根兒自己到廚房掏了個  
火來讓姑奶奶抽煙兒柳條兒這裡給張姑娘裝烟戴嫵  
嫵便張羅給親家太太裝烟親家太太抽着烟兒何小姐  
就問道媽你老人家今兒個吃的這個烟怎麼不像那老  
葉子烟兒味兒了張太太道可說呢都是你那舅太太呀  
我到了他屋裡他就鬧着不與我吃我的烟只叫吃他的  
昨兒個他又買了十斤渣頭送我我吃着倒怪香兒的呢  
就只不禁吃一會子又怪燎嘴的大是吃慣了也就好了  
當下賓主酬酢禮成公子纔致謝了岳父母的迎接誇官  
的盛意他老兩口兒也謙不中禮的謙了兩句公子便要

告辭過前頭去何小姐因問張太太說媽不是回來還同舅母請公婆吃飯呢麼爲甚麼不趁早角門兒開簾一塊兒走呢省得回來又適了這兒張太太便道使得說着用個指頭攆滅了那根香火又叫道大舅媽我不來家吃飯了晚飯少打半盃米罷說罷便一同過這邊來到了上房安老爺正合安太太舅太太在那裡長篇大論談得高興見公子來了便要帽子褂子待要穿戴好了觀自戴他出去拜謝他的業師程老夫子正說着人回程師老爺穿了公服過來了現在腰房裡候着說一定要進來登堂給老爺太太賀喜列公你道這位程老夫子從那裡說起又穿

起公服來原來他當日是個出了貢的候選教官因選補無期家裡又待不住便帶了兒子來京覷我個館地恰值那年安老爺用了榜下知縣要上淮安又打算叫公子留京鄉試正愁沒個人照料他課讀見程師爺來了是自已幼年同過廳的一位世兄便請他在家下榻那程師爺見修饌不菲人地相宜竟強似作個老教去吃那盃豆腐飯因此一住四個年頭賓主處得十分合式安老爺又是位崇師重道的平日每逢家裡有個正是必請師老爺過來同諸親友一體應酬從不肯存那通稱本事教書匠到處都能僱得來的淺見因此師老爺也就居移氣養移體



起來置了一頂鴨蛋青八綵羅胎平鼓蓬參時樣縉帽買了一副自來舊的八品鶴鷄補子一雙腦滿頭肥的博底皂靴這日欣逢學生點了探花正是空前絕後的第一椿得意事所以纓紗其帽而圓其領的過來定要登堂道賀安老爺因自己還沒得帶兒子過去叩謝先生先生倒過來了一時心裡老大的不安說道這個怎麼敢當低頭爲難了半日便合太太說道這樣罷既是先生這等多禮倒不可不讓進上房來莫如太太也見見他我夫妻就當面叫玉格在上房給他行個禮倒顯得是一番親近恭敬之意太太也以爲狠是却說安老爺家向來最是內外嚴肅

外面家人非奉傳喚等閑不入中堂在上屋伺候的都是  
一班僕婦了髮此外只有茶房兒老尤的那個九歲的孩  
子麻花兒在上屋裡聽叫兒當下眾人聽得師老爺要進  
來一個個忙着整坐位預備掀簾子安太太一班內眷帶  
了衆了髮都到東裡間暫避其餘的老婆兒小媳婦子們  
都在靠西一帶遠遠的伺候着此時替那個長姐兒計算  
他自然也該跟了太太進裡間去纔是無如他心裡另有  
他一樁心事你道爲何原來他自從去年公子鄉試頭場  
出來打發戴勤回家請安的那天他聽戴勤回老爺話說  
了句師老爺說大爺在中落後見大爺果然中了不算外

并且一直中到探花了他心裡便着實的感佩這位師老  
爺難得今日這個機會他便不進屋子合那班僕婦站在  
外間想瞻仰瞻仰這位師老爺是怎的個老神仙樣子只  
聽老爺先吩咐人預備開正門又道就請師老爺罷家人  
答應出去老爺早帶了公子迎到二門台塔下候着此時  
長姐兒心裡打着這位師老爺連我們大爺都教得起縱  
然不能照戲上扮的劉備老爺的那位諸葛軍師那麼個  
氣派兒橫豎也有書上說的岳老爺的那位教師周先生  
那麼個光景兒掉在地下也不至於像春香兒關學上的  
陳最良只不錯眼珠兒從玻璃裡向二門望着正盼望間

但見外面家人從二門旁邊跑進來回了一聲說師老爺  
進來了緊接着吱吱聲屏門大開就請進那位師老爺來  
他一瞧先有幾分不滿意原來那位師老爺生得來雖不  
必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那雙眼睛也就幾乎視而不  
見雖不到得鞠躬如也那具腰也就帶些屈而不伸半截  
真攪假的小辮兒搭在肩頭好一似風裡垂楊飄細細一  
片銀鍍金的濃鬚子繞來滿口不亞如溪邊茅草亂蓬蓬  
穿一件本色程鄉繭單袍子套一件茄合色羽紗單褂子  
他自己趕着這件東西却叫作羽毛外套那件外套上便  
釘着那副自來舊的補子又因省了兩文手工錢不曾交

給裁縫只叫他那個館僮給釘的以致釘得一片齊着二道褂鈕兒一片齊着三道褂鈕兒便是朱夫子見了也得給他註明說此錯簡當在第三道褂鈕兒之上他看了看似乎合襲裘長短右袂的本義也還說得通就那麼言其上下察也的套在身上頭上只管是明幌幌一頂金角大王般的緯帽那帽簷兒從戴上便放之則彌六合的來了腳下那雙皂靴底兒上的泥只管膩抹了個漆黑幫兒上倒是白臉兒扯光的一層塵土雖然考較不出他是那年買的大約從上腳那天直到今日自來也不會揮揮刷刷去其舊染之污而自新長姐兒仔細一看回頭合隨緣兒

媳婦說道這是怎麼話說呢一個人就砸碎也得砸碎出個樣兒來呀難爲僧們大爺怎麼合他一個屋裡混混來着這個當兒裡問兒的內眷也在那裡遠遠兒的從玻璃裡望外看舅太太一見先就說道敢則這是姑老爺天天兒叫得震心的他那位程大哥呀這還用滿到是處找着瞧海裡奔去嗎張太太只問咱兒了金玉姊妹合了頭門已經笑不可仰便是安太太那等厚道人也就掌不住要笑只合舅太太擺手兒說你悄悄兒的看人家聽見說着大家又望外看只見他從二門屏風台塔兒上一步步用腳試着擦拉下來到了平地一副精神早已貫注到上屋

眼前却不會留心旁邊兒還有個主人在那裡迎接呢安老爺只得迎了兩步把手一拱叫道大哥我這裡正要帶小兒到館謁誠叩謝倒勞吾兄枉道先施請屋裡坐他聽了纔連點頭兒帶哈腰兒嘴裡噉噉測測一陣有聲無詞不甚可辨大約說的是豈敢豈敢却又沒個裡兒表兒你道這是甚麼原故原來漢禮到了人家禮無論親友長幼或從近處來或從遠方來或是久遠或是長見以至無論慶賀弔慰在院子了見主人從不開口說話慢講請安拉手兒了當下他只噉測了那一陣便奔了上房來兩旁伺候的兩個女人忙把簾子高捲起來伺候師老爺進屋子

這個當兒裡間兒的女眷都過隔扇跟前來隔着那層層扇絹望外瞧只見他一進門不說長不道短便舉手擎天毛腰拖地的朝上就是一躬這一躬打下去且不直起腰來却把兩隻手奏在一處就着地兒拱送嘴裡還說道恭喜恭喜叩叩叩叩叩大家一看這可是個希希罕兒都在那裡納悶兒安老爺懂得這個說了句豈敢連忙趕過去合他膀子靠膀子的也那麼鬧了一陣口裡却說的是還叩還叩還叩講究這叫作賓請拜主人辭賓再請拜主人再辭三讓三辭然後相揖而退是個大禮安老爺合他彼此作過揖便說道驥兒承老夫子的春風化雨遂令小





子成名不惟身受者頂感終身卽愚夫婦也銘佩無旣只聽他打着一口的常州鄉談道底樣卧底樣卧論這位師老爺平日不是不會撇着京腔說幾句官話不然怎麼連鄧九公那麼個粗豪不過的老頭兒都會說道他有說有笑的合他說得來呢此時他大約是一來就持過當二來快活非常不知不覺的鄉談就出來了只是他這兩句話除了安老爺滿屋裡竟沒有第二個人懂原來他說的這底樣卧底樣卧六個字底字就作何字講底樣何樣也猶云何等也那個卧字是個話字如同官話說甚麼話甚麼話的個謙詞連說兩句而又謙之詞也他說了這兩句

便撇着京腔說道顧這叫胙作良弓滋之子必鳴學爲箕

良雅治滋之子必雅學爲裘顧這都四是老先桑生格的

頂庭訓雍兄弟哦何功滋之有傘漸快愧傘漸快愧嫂夫

兩銀二字切音台讀蓋人字也面前雅也寢請互互賀賀老爺便吩咐

公子請你母親出來幸虧是安太太素來那等大方纔能

見怪不怪出來合他相見便忍了笑扶了兒子出來從靠

南一帶繞到下首纔待說話只聽他那裡問着老爺道顧

這個秀就四是嫂夫兩銀人原來大凡大江以南的朋友

見了人是個見過的必先叫一聲沒見過的必先問問這

個可是某人不是安老爺見問忙答道正是山荆求見他

這一肅整威儀鄉談又來了說道顧這四是要頂庭燬

格的庭忝者行大禮也說着只見他背過臉兒去倒把脊

梁朝着安太太向北又是一躬慌得安老爺還揖不迭連

說代還禮代還禮安太太此時要還他個萬福罷旗裝漢

禮既兩不對賬待摸着頭把兒還他個旗禮又怕他不懂

更弄糟了想了想左右他在那裡望着影壁作揖索興不

還他禮等他轉過臉來纔說道師老爺多禮我們玉格這

麼個糊塗孩子多虧師老爺費心成全了他一總再給師

老爺道謝罷他只低了頭紅了臉一時無話安老爺便讓

道大哥請坐待愚夫婦教小兒當堂叩謝他又道底樣斗

底樣卧公子早過來站端正了向他拜了四拜他又答了

兩揖等公子起來他纔笑呵呵的說道四世雍兄恭喜恭

喜武我哈哈合你襪外惶日呢叫昨作日石响恩合讀能也

攻虐玉今惶日直頭叫昨作親青測出於藍哉阿拉者可

是如此之詞  
轉問之意也老爺又向他打了一躬說道此夫子自道也

改日還當竭誠奉請列公你看這位安老先生也算得待

先生其如此恭且敬也了誰想他自己心裡猶以為未足

還要叫太太帶兩個媳婦來拜見老夫子太太却有些不

願意了只得說道我纔打發他們倆到佛堂裡撤供焚錢

糧去了得會子過來呢怎麼好倒勞師老爺儘着等他們

呢先請坐下改日再叫媳婦兒拜見罷安老爺見如此說這纔罷了太太一面叫人倒茶一面自己也就進了裡間兒舅太太迎着笑說姑太太你怎是個好人直算救了倆媳婦兒一場大難按下這裡却說安老爺見一切禮成纔讓師老爺歸坐請升了冠一時倒上茶來老爺見給他倒的也是盃普洱茶早料到這樁東西師老爺一定是某未達不敢嘗忙說師老爺向來不喝茶你們快換盃薑湯來罷僕婦們連忙換上薑湯來那等熱天他會把盃滾開的薑湯唏溜下去竟不怎的不算外喝完了還把那塊薑撈起來攪在嘴裡嚼了嚼纔嚼的一口唾在當地旁邊一個

婆兒連忙來檢看了看不好下手便從袖口兒裡掏了張手紙疊了四摺兒把那塊薑捏出去安老爺這纔合他彼此暢談只這一談師老爺一陣大說大笑長姐兒又留神瞧見他那一嘴零落不全的牙了敢只是一層黃牙板子按着牙縫兒還漬着許多深藍淺綠的東西倒彷彿含着一嘴的鍍金點翠長姐兒合梁材家的縐着眉道梁嬖兒你回來可好歹歹把那個茶盃拿開罷這可不是件事說着只惡心得他回過頭去向背兒裡吐了一口清水唾沫這個當兒又聽老爺叫取師老師的烟袋荷包去當下兩三個僕婦答應一聲便叫那個小小子兒蘇芝記去



取大家都在廊下等着一時蘇花兒取進來眾人一看那個藍布口袋先惡心了一陣且不必問他是怎的個式樣就講那上頭的油泥假如給了剃頭的便是使熟了的繩好一條橫刀布却又合他那根安着猴兒頭烟袋鍋兒黃白加黑冰裂紋兒的象牙烟袋嘴兒頭巍巍的毛竹烟管兩下裡拿着這件東西說書的要不費些考据註疏工夫解出來聽書的可就更聽不明白了請問烟袋鍋兒怎麼叫作猴兒頭呢列公你只看那猴兒無論行住坐卧他總把個腦袋扎在胸坎子上倒把脖子拱起來然則這又與師老爺的烟袋鍋兒何干原來凡是師老爺吃烟不大懂

得從烟袋荷包裡望外裝都是從那個口袋裡捏出一撮子來塞在烟袋鍋兒裡及至點着了吃完了他可又不大懂得往地下磕都是一撒嘴兒順着手兒把那烟袋鍋兒往地下一墩那鍋兒裡的烟灰墩的乾淨也是這一墩墩不乾淨也是這一墩假如墩不乾淨回來再裝那半鍋兒烟灰可就絮在生烟底下了越絮越厚莫講辰年到卯年便一直到他蓋棺論定也休想他把那烟袋鍋兒挖一挖爲甚麼他一天到晚烟只管吃得最勤却也吃得最省請教一個烟袋鍋兒有多大力量照這等墩來墩去有個不把腦袋墩得僵僵回來成了猴兒頭模樣兒的嗎此他那



個烟袋鍋兒之所以名猴兒頭也那個象牙烟袋嘴兒又怎麼是黃白加黑冰裂紋兒的呢這就得曉得馴象所麗然一物的那個大象了象這種畜生他那張嘴除了水穀草三樣之外不進別的髒東西所以象牙性最喜潔只要着點惡氣味他就裂了沾點臭汁水兒他就黃了怎禁得起師老爺那張嘴不時價的把他才在嘴裡呢何況遇着赴席喝着酒還要時袋烟嘴裡再偶然有些倒不過嘗來的東西漬在牙牀子嘴唇子的兩夾間兒不論魚肉菜蔬朝鮮乳蜜都要借重這個象牙烟袋嘴兒去掏他及至掏出來放在眼底看看依然還要放在嘴裡咂咂咽下去那

個雪白的象牙台他那嘴牙是兩個先天怎的會不弄到半截子焦黃裂成個十字八道此又他那個象牙烟袋嘴兒之所以成了黃白加黑的冰裂紋兒也然則了烟袋桿兒又怎的會顛巍巍呢大凡毛竹都是一頭兒粗一頭兒細師老爺那根烟袋足夠營造尺五尺餘長一個粗頭細尾的竹竿兒那頭兒再贅上一個漬滿了烟灰的猴兒頭有個不發顛的麼此又顛巍巍之所以然也當下眾人看了這兩件東西一個個呲牙裂嘴掩鼻攢眉誰也不肯給他裝那袋烟便叫蔴花兒裝好了拿進香火去請他自己點師老爺吃上這袋烟越發談得高興了道是今年的會

墨那篇逼真大家那篇當行出色他的同鄉怎的中了兩個一個正是他的同案一個又是他的表兄只顧這陣談可把袋烟斂擱滅了滅了他竟自不知還在那裡閉着嘴只管從槩子裡使着勁兒緊抽這個當兒呼嚕呼嚕早灌了一甯子唾沫了老爺見師老爺的烟滅了將要叫人拿香火恰巧那個蕨花兒一時不在跟前一回頭正看見長姐兒站在那邊安老爺是一生忠厚待人從不曉得甚麼叫作鬧脾氣嫌人髒笑人怯便叫長姐兒道你過來把師老爺的煙點點這一下子可要了他的的小命見了登時急得他臉皮起火熱手尖兒冰涼料想沒地縫兒可撐只得

拿過香盤子來還想閃展騰挪開個捏着耳朵放炮仗單  
撒手兒去點怎當得師老爺手裡的烟袋也顛他手裡的  
盤香也顛兩下裡顛兒哆嗦再也弄不到一塊兒老爺看  
了說道我不會吃烟也罷了怎的你給人點烟都不在行  
呢你把那隻手拿住烟袋就好點了哇老爺如此一指點  
他這纔更綱裡擲骰子沒跑兒了萬分無奈只得鼻子裡  
閉着氣嘴裡吹着氣只用兩個指頭捏着那烟袋桿兒去  
點偏生那油絲子煙又潮這個當兒師老爺還膽出嘴來  
向地下呱呱吐了一口唾沫良久良久纔點着了他此時  
便像放了郊天大赦一般忙鬆了那根煙袋把身子一扭

一掀簾子出了門兒，扔下香盤子，一溜烟望後就跑。舅太太只從玻璃裡指着他，暗笑他也不會留心，梗梗着個脖子如飛而去。這裡師老爺吃完那袋烟，纔戴上帽子，要走安老爺主人情重，見師老爺那根帽簷兒實在脫落得不像了，纔着衣冠不整，也是朋友之過，便說：「大哥莫忙把帽簷兒扣好了，他從諫如流，連忙伸了一把，攢滿了泥的長指甲也，想把那扣兒擄上去，只是溟漚透了的東西，又輕易不活動，他那來回扣兒，怎得還能上下自如些微？使了點勁兒吧，兩截兒了。」安老爺着實不安，他倒坦然無事，的一隻手扶了帽子，一隻手揪着那根折帽簷兒，嘴裏還說：

道寢寢寢

寢請也

纔告辭而去這麼個當兒偏偏地的安老

爺養活的那個小哈吧狗兒從後院兒裡跑過來見了師老爺是前攏後跳撲着他咬當下安老爺依然叫人開了屏風親自送到腰房纔回又叫公子跟到書房給師傅謝步裡頭的女人們便趕緊拿鋸末子守地了頭們又拿了個手爐燒了塊炭抓了一把俺吧香燒着梁材家的早把那個茶盃拿去洗了又洗叩在後院兒裡花棵兒底下正忙着安老爺進來問道怎的客走了忽然倒掃地焚香起來安太太只得含糊道親家合大姐姐回來借借們的地方兒作主人難道也不給人家打掃打掃地面麼安老爺



到也信以爲實舅太太驚不住早曠起來了說道姑老爺  
要說你真瞧不出你那位程大哥那個腦袋合他那身打  
扮兒的惡心來我就再不信了安老爺道阿怎的這等娃  
娃氣陶面削瓜尹軀植鰭姬手反掌孔頂若奸究竟何場  
盛得舅太太道是啣難道他那件褂子上的補子也該那  
麼跳着格磳兒釘的嗎安老爺道我倒請教怎的叫作個  
士志於道你們那裡曉得他那個人誠篤長厚的可敬一  
面說着一面摘帽子脫褂子安太太便叫長姐兒來收衣  
裳那知長姐兒此時的忙如何顧得到此你道他在那裡  
作甚麼原來他從方纔點了那袋烟跑到後頭去屢子也

不曾進就蹲在那台堦兒上扎煞着兩隻手叫小了頭子  
盪了盆涼水來先給他左一和右一和的往手上澆澆了  
半日纔換了熱水來自己澆了又澆洗了又洗搓了陣香  
肥皂香豆麵子又使了些個桂花胰子玫瑰胰子心病難  
醫自己洗一回又叫人圍一回總疑心手上還有那股子  
氣息他自己却又不肯聞直洗到太太打發人叫他纔忙  
忙的擦乾了手上來縳着個臉兒口道這件事屋裡不曾  
留神不想纔一進門兒舅太太便愜他道長姐兒呀好漂  
亮差使啊太太也不禁笑道該那都是他素日乾淨拐孤  
出來的舅太太又道只恨我方纔出不去我要在跟前必



攷掇你們老爺叫你把那袋烟抽着了再遞給他這一樞把個長姐兒羞的幾乎不曾掉下眼淚來何小姐笑道娘何苦呢便催着他給老爺收衣裳帽子去了安老爺道你大家此等見解尤其可笑夫所謂西子蒙不潔者非以其蓬頭垢面也是責備他既受越王重托便該終身報越既受吳王深恩何得匿怨事吳到頭來既爲惡已甚爲善不終却又辜負了兩家轉暗地裡隨了他苾蘿初會的那個大夫范蠡閒泛五湖去了這等的穢德彰聞焉得不人皆掩鼻所以下文便說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合起來講這章書的大旨講得是凡人外質雖美內視自

漸終不免於惡多端作惡一念自修便可與爲善那程老  
夫子便算欠些修飾何至就惹得你大家掩鼻而過之起  
來舅太太聽了這話真耐不得了站起來問着安老爺道  
姑老爺你這麼着你這會子再把你那位程大哥叫進來  
你就當着我們大家夥兒拿起他那根烟袋來親自給他  
裝袋烟我就服了你了安老爺聽了沒得說只搖着頭笑  
向公子道是故惡夫佞者列公聽這段書切莫道怪那燕  
北閩人也切莫笑那程老夫子這班朋友其實君子未有  
不如此並且還不止於此他一樣有眼根却從來不解五  
色六章何爲好看何爲不好看一樣有耳根却從來不解

五聲六律孰爲好聽孰爲不好聽鼻之於嗅也除了吃一口腥魚湯他叫作透鮮其餘香臭羶臊皆所未經的活潑之地口之於味也除了包一團酸餛子他自鳴得意其餘甜鹹苦辣皆所未鑿的混沌之天至於心却是動輒守着至誠須臾不離聖道所以世上惟這等人爲得天獨厚也惟這等人爲受福無窮只是這位程師老爺看他從前到吏部給安老爺打聽公事以至近日公子鍊場那天他在書房陪安老爺下棋一切舉動言談也還不利得這等腐臭何以今日一朝動則變變則化就變化到如此語不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又云砧刀各用蓋上房爲蒸居

之所師爺乃國丈之尊師爺在二門以外自安老爺以至公子是臭味與之俱化師爺到了二門以內自安太太以至媪婢是耳目爲之一新何況師爺之爲師爺又未免有些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怎的會不弄到如此這是個至理不足爲怪不然七十二候縱說萬類不齊那禮家記事者何以就敢毅然斷爲爵入大水爲蛤哉此格物之所以難也閒話少說却說安公子自進門起不曾得閒直到此時諸事完畢纔得回到自己房中歇息了片刻因惦着晚飯是舅母岳母移樽就叫給他父母賀喜他夫妻三個也不及長談便各各脫去禮服換上常衣仍到上屋來伺候

舅太太見他姊妹兩個過來笑道二位姑奶奶來得正好  
今日請客偕們娘兒們是借人家的地方兒就趁早兒張  
羅起來罷安老爺早攔道怎的認真返客爲主起來舅太  
太道哻今兒個偕們得分清楚了你們爺兒三個是客我  
們娘兒四個是東家你們帶着你們的兒子等着吃我們  
各人帶着我們各人的女孩兒張羅我們的不用姑老爺  
管回來還帶是讓你們爺兒三個上坐我們娘兒四個陪  
着我們就是這麼個糙禮兒姑老爺愛依不依不你就別  
吃還跟了你那塊大哥吃去安老爺那裡肯依還只管謙  
讓安太太說道老爺我看偕們竟由着大姐姐合親家恁

麼說怎麼好罷你合他讓會子也是攪不過他安老爺道  
我倒從不曾見賓之初筵是這等的溫溫其恭法竟沒奈  
他何舅太太也不來再讓早同張太太帶着金玉姊妹調  
停起坐位來便在那上房堂屋裡對面放了兩張桌子中  
間止留一個放菜的地方把安老夫妻的坐位安在東席  
面西他同張太太在西席面東相陪公子合金玉姊妹兩  
個分兩席打橫侍坐當下擺上菓子大家讓坐張太太合  
舅太太道僧倆倒底也得給他老公母倆斟個盃兒啣舅  
太太道你老那小醬王瓜兒似的兩把指頭真個的還要  
鬧個雙雙手兒捧玉盃嗎依我說這個禮兒倒脫了俗罷

安太太也攔道那可使不得依我說今日這席酒你二位都是爲玉格費心竟罰他斟罷舅太太也道有理當下公子擎盃金玉姊妹執壺按座送了酒他三個纔告座八席安老夫妻此刻看了看兒子是已經登第成名媳婦又善於持家理紀家裡更有這等樂親戚情話的一位舅太太講耕織農桑的一雙親家時常破悶幫忙好不暢快一面喝着酒大家提了些已往論了些將來安老爺這裡只管酒到盃乾却見公子只端了盃酒在那裡虛作陪飲老爺便吩咐道家庭歡聚不必這等兢持你只管照常喝公子打應着拿起酒來唇邊抿了一抿却又放下了安老爺問

道想是酒涼了只見公子欠身回說酒倒不涼近來總沒  
大喝酒了老爺道爲甚麼你的酒量也還喝得再者我向  
來又准你喝酒爲甚麼忽然不喝了公子見問無法只得  
推說因一向在書房裡讀書怕耽擱了工夫所以戒了除  
了赴宴那天領了三杯瓊林酒其餘各處宴會也不曾喝  
老爺大笑道我只曉得個發憤忘食倒不會見你這發憤  
忘飲並不是我自己愛吃兩盃酒一定也要捉住兒子吃  
酒豈不見鄉黨一章我夫子講到食品便有許多不食的  
道理逢着酒場則曰惟酒無量夫無量者一斗亦醉一石  
亦醉之謂也祇不過不及亂耳你看我夫子一生是何等



學不厭教不倦的工夫比你這區區取科第何如又何曾聽得他幾時戒過酒況且今日舅母合你岳母這一席正爲我二老的教子成名你的顯親繼志而設正是你菽水承歡之日非僮僕聽命之日也因回頭道太太叫人取個大盃來你我今日就借二位親家這席給他開酒這話且按下不表却說金玉姊妹兩個自從前年賞菊小宴那天惟了閨房一席閒話惹得公子賭了個中舉中進士的誓要摔那瑪瑙盃幸喜那盃不會摔得他却從那日起齋酒不聞兩個心裡正有些過意不去不想今日之下竟被他說到那裡應道那裡一年半的工夫果然齊會連捷並且

探花及第衣錦榮歸了兩個十分意不過去之中又加了一層喜出望外此時覺得盼人家開酒的心比當日勸人家戒酒的心還加幾倍因此從前幾日姊妹兩個便私下商量定了要等他回家的第一晚便在自己屋裡備個小酌給這位新探花郎賀喜開酒却也未常不慮到人家的氣長自己的嘴短得受人家幾句俏皮話兒一番討人嫌的神情兒恰巧今日舅太太先湊了這一席慶成宴料着他一定興會淋漓的快飲幾盃這場酒官司可就算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打過去了晚間洗盞更酌便省却無窮的宛轉不想公子從此時起便推托不飲倒惹得老人

家追問起來正愁他不好登答忽然聽得公婆要給他開酒兩個大喜答應一聲便連忙站起來過去覓盞尋匙想要湊這個趣兒只見公子向他姊妹說道你兩個叫人把我書閣兒上那個瑪瑙盃取來他兩個一聽公子指名要那個瑪瑙盃心裡早料着他必有些作用便想到當日開菊宴那天的情節雖是夫妻的一片至性真情只是自己詞氣之間也未免覺得欠些圓通失至孟浪倘然他一時高興在公婆面前盡情說出來倒不當穩便却又不好攔他只得叫人去取那個盃子兩個人四隻眼睛却不住的瞧瞧夫婿又耿耿公婆那知安公子毫無成見倒是燕北

閑人在那裡打算要歸結他第三十回開菊宴雙美激新  
郎的那篇文章呢閑話少說却說一時取了那個瑪瑙盃  
來安太太看見先說道你瞧瞧不喝就不喝喝起來就得  
使這麼個大盃子我只說還是愛喝酒公子陪笑道今日  
使這個盃子却不爲喝酒有個原故在裡頭且回明白了  
父母這個原故再領這盃酒他這個話不但張太太摸不  
着講太太猜不透便是安太太也不知他究竟有個甚麼  
原故大家只歎着頰兒聽他說只見安老爺側着頭捻着  
鬚的向他問道却是怎的個原故便聽公子回道今日所  
以要用這個大杯一因是父母吩咐開酒二因當日戒酒

是向這個杯上戒的所以今日開酒還向這個杯上開三則當日戒酒的原故也不專爲着用功而起老爺道又爲着何來呢公子道說起來原是兒子媳婦們三個人一時的孩才氣不想弄到今日這個機會覺得這椿事暗中竟有個道理在裡頭安老爺此時喝得十分高興聽了這話便合太太說道太太你聽原來他們作探花的喝盅酒都有如許大的講究太太聽老爺這等說更是歡喜便笑道你快說罷不用文詞講的儘着樞感人了公子道纔把他前年給他岳父母開齋那天怎的除備飯之外又備一席酒志的見岳父母不用自己便一時高興要同了兩個媳

婦賞菊小飲始而金鳳媳婦怎的攔他吃酒後來玉鳳媳婦怎的釀成他吃酒却又借着行那名花旨酒美人的酒令各下了一篇規勸他怎的一時性起便合兩個媳婦賭誓要摔這個瑪瑙酒杯落後怎的不會摔得便從那日戒了酒一直到今日不會喝一層層不瞞一字回了父母一徧安太太聽了先道我的話再不錯不是老爺可記得老爺給他定功課的那天我說這也不知是他自己警出這股子橫勁來了也不知是倆媳婦兒把個懶驢子逼的上磨了聽聽果然應了我的話了不是老爺道且慢他這話還不曾講得明白因問着公子道就便如此如今你舉

八也中了進士也中了翰林也點了清碧堂也進了並且  
玉堂金馬巍巍乎一甲三名的探花及第也就儘是了何  
以方纔還不肯喝那盞酒然則你這盞酒直要戒到幾時  
纔開公子將要回答臉上却又有些赧赧見的說這句話  
却不敢說老爺道怎的忽然又有個不敢起來公子原覺  
他要說的那句話有些不好開口無如他此時是滿懷的  
遂心快意滿臉的吐氣揚眉話擠話不由得衝口而出說  
道意思直要等兩個媳婦作了夫人那時叫他兩個雙手  
接過那軸五花官誥去纔算行完了他兩個那名花肯酒  
美人的令那時請教他兩個我這酒究竟喝得起喝不起

再開這杯酒安太太不等老爺說話便啐了一口道呸不  
害臊這還不虧了人家倆媳婦兒呀還有那德時合人家  
賭氣呢就狂狂的你這麼着別扯他娘的臊了安太太這  
話纔叫作打是疼罵是愛早見老爺一副正經面孔說道  
住着太太這話也欠些平允這不是舅太太親家太太兒  
子媳婦以至丫頭女人們都在此聽我從公評斷他夫妻  
三個這段情節就而子上聽去小子自然要算忍性上欠  
些把持媳婦自然要算用情上欠些宛轉似乎都有些不  
是然而不然說道這裡便舉起右手來伸着兩個指頭望  
空畫着圈兒說道我以為皆是也人情在世第一椿事便



是倫常倫常之間沒兩件事只問性情這其間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都好處惟有夫婦一倫最不好處若止就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以至朋友先施的大道理講起來凡有血氣者都該曉得的又何以見得夫婦一倫的難處呢殊不知君臣以義合君有過不可無廷諍之臣諍而不聽合則留不合則去此吾夫子所以接淅而行不悅冕而行也父子爲天親親有過不可無婉諫之子諫之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大舜所以祗載見瞽瞍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也兄弟誼在交勉本於同氣所以說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朋友

道在責善可以擇交所以說朋友數斯疎矣至於夫妻之間以情合不以義合係人道不係天親嫁娶多在二十後不比兄弟相聚一生起居同在咫尺間不比朋友相違兩地性情過深期望未免過切偶見夫婿有些差處就不免有一番箴規勸勉只這箴規勸勉上又得自己講得出來又得夫子聽得進去這是椿性情相感的勾當只此已就大不容易處了不料我家兩個媳婦竟認得准玉格的性情預存沉潛剛克一片深心果然激成個夫榮妻貴玉格又解得出他兩個的性情不失高明柔刻一番定力果然作得個水到渠成這纔不愧是我安水心老夫妻的佳兒

佳婦至於玉格方纔說因兩個媳婦說了那句美人可得  
作夫人的令便一定要等作成他個夫人然後再開這杯  
酒那便叫作意氣用事不是性情相關其中便有些嫌隙  
了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過猶不及非孔門心法也切切  
不可來來來兩個媳婦你兩個便在我二老面前親執壺  
盞敬你夫婿一杯算下些氣然後玉格再公酬兩個媳婦  
一杯算取個和這不但算你三人閨閣中一段快談還要  
算我家庭間一椿盛事語有云清官難斷家務事你大家  
看這場酒公案只我這等一個被忝開復的候補老縣令  
判得何如說罷哈哈大笑當下太太聽了先樂得連聲

贊好說到底是老爺說的明白舅太太那邊也接口道要都像後半截這幾句話誰還敢不服可見不用請出孔夫子來事兒也弄清楚了張太太也道說的是僂呢這邊金玉姊妹聽了公婆這番吩咐好不歡欣鼓舞當下他姊妹便隨着公子先奉了父母的酒又斟了舅太太張太太的酒然後二人纔一個擎着那個大瑪瑙杯一個執壺滿滿斟了一杯送到公子跟前公子大馬金刀兒坐着受了那杯酒然後纔站起來陪着父母一飲而盡那個長姐兒早上來接過杯去用溫水過了拿來放在二位奶奶面前公子便遵着父親的話執壺過去給他姊妹斟了一杯他兩

個倒恭恭敬敬的也學婆婆那個樣兒站在一旁摸着燕尾兒行了個旗禮你道怪不怪只這麼個兩不對賬的禮兒竟會被他兩個行了個滿得樣兒把個舅太太樂的笑說叫人瞧着好舒服你們來給我換盞熱的今兒就醉了也是受用的公子聽了忙親自過去給舅母岳母又斟了一巡自己又用小杯陪了一杯重新歸坐便讓金玉姊妹乾那杯酒二人只在那裡笑容滿面的對瞅着爲難太太探頭瞧了瞧纔看見公子給他兩個斟的那杯酒原來斟了個流天徹地只差不會淋出個尖兒掣出個圈兒來便望着公子道瞧瞧你這孩子兒他們倆那兒喝的了這些

呀你替他們喝一半兒罷公子笑嘻嘻的道母親吩咐不敢不遵只是他兩個這盞酒似乎不好求人代飲安太太是天生的疼媳婦兒的便道惹氣這就算人家求着你了不用你我有了主意了我們這兒有個紹興罈子呢說着便叫我的長姐兒呢你來拿個大些兒的盞子來替你兩位大奶奶喝一半兒去却說那個長姐兒看着兩位奶奶合大爺這番醜態交錯心裡明知神仙不是凡人作却又不能沒個夢到神仙夢也甜的非非想正在十分絕羨忽聽太太這一吩咐樂得他從丹田裡提着小工調的嗓子答應了一聲噓連忙去找盞子太太道不用找去了你就

等著揀你二位大奶奶個福底兒罷當下金玉姊妹每人  
喝了約莫也有一小盅酒那杯裡還有大半杯在裡頭便  
遞給長姐兒他拿起來一驚氣就喝了個酒乾無滴還向  
着太太照了照杯樂得給太太磕了個頭又給二位奶奶  
請了倆安太太合公子道我們也乾了也值得你那應拿  
糖作醋的公子此時倒沒得說那長姐兒臉上那番得意  
他直覺得不但月裡的嫦娥海上的麻姑沒夢見過這麼  
個樂兒就連那虞姬跟着黑鍋底似的霸王貂蟬跟着個  
一簍油似的董卓以至小蠻樊素兩個空風雅了會子也  
不過一樹梨花壓海棠一般的跟着白香山那麼個老頭

子那都算他們作冤呢閒話少說却說公子合金玉姊妹都歸了座。眾了。爨換上門面盃來正要撤那個瑪瑙盃。老爺道拿來因接在手裡。合公子道這件東西竟成了一段佳話不可無幾句題跋以誌其盛。公子聽了樂的手舞足蹈便道兒子空喜歡了會子竟不曾想到父親吩咐必應如此。老爺說既這樣你就作幾句銘來。章不限句句不限字却限你卽席立成。我要見識見識你們這翰林班是怎的個通法。公子此時一團興致覺得這事倚馬可待。那知一想縱覺長篇累牘不合體裁。三言五語包括不住。一時竟大爲起難來。老爺道七步八又具有成例。古人擊鉢催



詩我要擊鉢了說着便把筷子向燈盤兒上噙的敲了一  
下公子心裡益發忙起來好不容易得了兩句默誦了默誦  
覺得又像詩文又像試帖無法只得從實說道從來不會  
弄過這個敢是竟不容易老爺擎盃大笑道原來鼎甲的  
本領也只如此還是我這個殿在三甲的榜下知縣來替  
你獻醜罷因笑道這一路筆盞只眼前幾句經書便取之  
不盡還用這等搜索枯腸去想因口誦道

惺而不緇

磨而不磷

以誌吾過

且旌善人

公子連忙取了紙筆恭楷寫出來請老爺看過又講給太

太聽金玉姊妹也湊過來看他自己又重新捧在手裡讀了兩遍見只寥寥十六個字的成句人也有了物也有了人將拜而終底成功也有了物未毀而且臻圓滿也有了

他此時心裡早想到等消停了必得找個好鑄工把這四句銘詞鑄在盃上再鑄上他那個伴辦主人的雅號想到這裡正在得意又聽他母親說道你爺兒倆今日這幾句文兒連我聽着都懂得了依我說這個盃的名兒還不大好瑪瑙瑪瑙的怎麼怪得把我們這個沒籠頭的野馬給惹潑了泥莫如給他起個名兒叫他合歡盃我還有個主意老爺合大姐姐親家白聽聽好不好可不是我竟偏着

我的媳婦兒如今把這件東西竟賞了金鳳媳婦兒這倆人一個有圓硯台一個有張弓他再有了這個合歡盃可不三個人都有點故事兒了嗎大家聽了都說想得好老爺也連叫通極通極他小夫妻的歡喜更不消說當下三個一齊謝過父母再不想只安太太一句閒話又把這兒女英雄傳給穿插了個五花八門面面都到列公你道這個因由從那裡來却從張太太吃白齋而來纔得圓成了這個合歡盃聯合上那兩件雕弓寶硯演出這過半的人情天理文章未完的兒女英雄公案列公不信只把二十一回至三十七回這十七卷評話逐層想去始信佛說寄

語衆生慎勿造因那兩句話畢竟不是空談燕北閒人這  
部正法眼藏五十三叅果然不着閒筆也話休煩絮却說  
那日雖是個家庭小宴安老爺却喝得一片精神十分興  
會題了那四句銘詞之後又捉住公子侍飲了幾杯纔說  
道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我們大家吃飯罷一時撤酒添羹  
闔席飯罷散坐閒談了幾句張太太便告辭回家安老夫  
妻又向他二位道了奉擾舅太太也回了西院他小夫妻  
三個伺候父母安置纔一同歸房公子一進門便見堂屋  
裡那張八仙桌上設着絕精緻的一席菓子說道原來你  
姊妹今日還有這番盛設只是酒多了這便怎樣金玉姊

妹纔把他兩個今晚所以設這席酒的意思說出來公子道既如此倒不可辜負雅意說着便各各寬衣卸妝洗盥更酌先是何小姐說道我來了不差甚麼兩年了從沒見老爺子像今兒個這等高興張姑娘道別說姐姐呀妹妹比姐姐多來着一年呢今日也是頭一遭兒見哪公子道別說妹妹呀連哥哥比你兩個多來着不差甚麼二十年今日還是頭一遭兒見呢張姑娘道這句話合我說的起合人家姐姐可說不起呀沒聽見說過嗎姐姐從抓週兒那天就見過公公了人家比你還大着一歲呢何小姐道誰叫人家探花了呢哥哥就哥哥罷如今只講這席酒原

是爲給爺賀喜接風我們負荆請罪請爺開酒而設的不  
想二位老人家今日這等高興把我們倆這麼齣好戲給  
先點了如今酒是開了可還用我們倆一個人背上根荆  
條棍兒賠個不是不用呢他兩個這話不是閑話不是頑  
話真是樂的從心窩兒裡掏出來的幾句老實話公子聽  
了倒有些不安連道惶恐惶恐我安龍媒不有二卿焉有  
今日你不聽見方纔老人家代我作的那合歡盃上兩句  
銘詞道是以誌吾過且旌善人這話今後快休提起何小  
姐道旣如此把妹妹那個合歡盃拿來你再喝那麼一盞  
就算領了我們的情了公子大喜便說道旣曰合歡這酒

沒一個人喝的理我三個人喝個傳盃送盞何如說着便用那個合歡盃斟了滿滿的一杯他夫妻果然一酬一酢的飲乾便把那桌菓子分給兩個嬖嬖以至本屋裡了頭女人吃去何小姐又揀了幾樣可吃的叫人給長姐兒送去他小夫妻三個烟茶敬盃一切事畢便吩咐了養鈞懸翠帳屏掩華燈各各就寢一宿無話且住列公可知這一宿無話四個字怎的個講法這四個字久已作了小說部中千人一面的流口常談請教這件香瓣香二位女史合那位伴瓣主人的這一宿一邊正當王事賢勞馳驅偃仰之餘一邊正在寤寐思服展轉反側之後所謂今夕何夕

安得無話然而難言也從來作史者法貴誅心筆能鑄鐵所以彰瘴予奪一字在所必爭試設身處地替這一宿的安龍媒作想果能作個戒慎乎其所不賭恐懼乎其所不聞的慎獨君子乎將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乎抑或且學個先進於禮樂的野人再學那後進於禮樂的君子乎否則竟公然照圓好事嬌嗔試玉郎那日夫子自道的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乎皆非天理人情也然則除了一宿無話這四個字之外還叫那燕北閒人替他怎的個幹旋所以只有老氣橫秋大書而特書曰一宿無話非他講得口滑寫得手溜此龍門法也



這正是深院好栽連理樹重幃雙護比肩人要知後是何  
如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三十七回終